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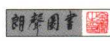


風雲雷雨電

梁羽生作品集

梁羽生 著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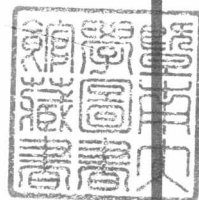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I 247.58
986-2
1

P2

梁羽生作品集
53



風雲雷電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雷电/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9-4

I. ①风…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59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风云雷电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罗远潜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37.25印张 1054千字 插图40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81.00元(全三册)

目 录

一	芦花荡黑夜惊魂	1
二	怪侠黑旋风	29
三	云中燕初会黑旋风	45
四	兵书的秘密	55
五	初出茅庐	75
六	吕府贺寿	93
七	登门寻仇	111
八	勇斗强敌	123
九	江南来的闪电手	143
十	谋害情敌	165
十一	神偷绝技	187

十 二	化敌为友	207
十 三	青袍怪客	223
十 四	恶意教唆	243
十 五	心怀邪念	261
十 六	夜探娄家庄	279
十 七	人兽关头	291
十 八	妙计退敌	317
十 九	识破奸徒	333
二 十	四大金刚	351
二十一	分道扬镳	367
二十二	夫妻反目	387

一 芦花荡黑夜惊魂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蛟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白头。

——《念奴娇》

这首《念奴娇》词，相传是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所作，送给名妓李师师的。稗官野史，或属无稽；豪杰美人，已垂不朽。

这年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一二二〇），梁山旧垒，早已瓦砾无存，水泊风光，唯余荒烟蔓草。百年前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雄风，徒供后人的缅怀凭吊了。

凉秋九月的一个黄昏，芦叶滩头，蓼花汀畔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但他们却并不是来凭吊英雄遗迹的。

第一个是洛阳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青河，第二个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个镖师方震，第三个是崆峒派名宿、“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第四个是他的师侄杨大熊，曾经做过锦州节度使康元弼的“护院”，人如其名，脑粗腿短，头大耳长，走起路来，像是一头蹒跚的大熊。

日落西山，天色阴沉，水泊上弥漫着薄雾，岸边长着丛丛的芦苇，人在芦苇中行，视线模糊，辨不出哪是雾，哪是水。抬头望去，梁山群峰，如剑、如戟、如虎、如狮、如展翅的雄鹰、如扬蹄

的骏马。夜幕降临之际，面对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峰，越发令人有点提心吊胆了。

烟笼水泊，天黏衰草，雾覆重峦。这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行，好像害怕在芦苇丛中有什么怪物，随时会扑出来将他们攫去似的。

他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尤其是号称“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平日在江湖行走，只有别人闻他之名而丧胆，按说这芦花荡虽然是极目荒凉，他们也不该胆怯的，但此际，他们却是禁不住一颗心卜通通地跳！

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来赴一个神秘人物的约会。这个人的姓名来历，他们毫无所知。方震和杨大熊曾在这个人的手下吃过大亏，但也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老镖头孟青河说道：“敌人若是埋伏在芦苇丛中，倒是防不胜防。我看咱们还是多走一程，走到山脚下才歇息吧。”方震苦着脸说道：“只怕走不到山脚就天黑了，那人来去无踪，我、我、我——”不知他是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实在太害怕的缘故，接连说了几个“我”字，牙关格格打战，底下的话就没有了。但他的意思却是大家都懂的，是怕走夜路，恐人偷袭。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心里偷笑：“方震也算得是个名武师，怎的害怕成这个样子。他是在虎威镖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如此看来，只怕这位孟老镖头也是徒有虚名了。”于是他开口说道：“方老弟不必担忧，咱们有四个人呢，我不信那厮就有三头六臂。”

他的师侄杨大熊颤声说道：“师叔切勿轻敌，那、那厮实在太厉害，我、我也有点害怕走夜路呢！”

胡轩皱了皱眉，说道：“你们怕走夜路，那就快走快一些！”其实他口里虽说不怕，心里也禁不住有点发毛。那个来去无踪的敌人的厉害，无须他的师侄多说，他早已听得许多人说过了。

一阵风吹过，芦苇簌簌作响，孟青河悄声说道：“小心，好像有人！”此言一出，吓得方杨二人连忙伏在地上。

胡轩哈哈笑道：“孟大哥，这里鬼影子都没一个，哪会有人？”

咱们莫要自己吓自己，弄成草木皆兵！”

孟青河精于“听风辨器”之术，心里想道：“这分明是夜行人伏在芦苇丛中爬行的声息，我怎会听错？可笑这个胡轩枉称崆峒三煞，却是并无实学，妄自尊大。但他不肯相信我的说话，我只好独自提防了。”

心念未已，忽见胡轩把手一扬，喝道：“鼠辈想要偷施暗算什么？给我滚出来！”

原来胡轩是故意装作不知有人埋伏，好让对方不加提防的。他骂别人“暗算”，其实别人未曾出手，倒是他先行发出暗器，暗算人家了。

他发的是三柄飞锥，锥头乃是用毒药淬炼过的，见血封喉，厉害之极！三锥同发，中途分开，分袭在芦苇丛中埋伏的三个敌人。

只听得叮叮当当几声连珠密响，三柄飞锥反打回来。随即只觉一阵腥风扑面，芦苇中洒出一把砂子。有个苍老的声音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尝我这夺命神砂的滋味！”

胡轩闻得腥气，知是毒砂，慌忙发出一记劈空掌，斜跃数步。只见芦苇丛中跳出三个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颊下有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那胖和尚打落了胡轩三柄飞锥，毒砂则是中年汉子所发。

那和尚打落了胡轩的飞锥，大怒喝道：“妈巴子的，你就是那个什么黑旋风吗？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吃洒家一杖！”声到人到，说到一个“杖”字，那碗口般粗大的禅杖已是照面打来。

胡轩怔了一怔，不知和尚说的那个“黑旋风”是什么人，但已知道这帮人并非他的对头。禅杖业已打到面前，胡轩无暇分辩，而他又是一向凶横惯的，心里想道：“这秃驴居然比我还凶，且打下他的气焰再说！”拔出佩刀招架，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两人竟是功力相当，但因那和尚使的是镔铁禅杖，沉重得多。胡轩磕不落他的禅杖，佩刀却损了一个缺口。

中年汉子双手齐扬，毒砂又向孟青河等人洒去。方震人甚机灵，早已一个“懒驴打滚”滚入了芦苇丛中。杨大熊行动迟笨，尚未发觉毒砂飞到。

孟青河脱下头上戴的一顶毡帽，只见他身形疾起，“啪”的一掌将杨大熊推开，右手拿着毡帽一兜，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把那一把毒砂兜入了帽中，身法手法，端的是利落干净之极！

那和尚杀得性起，禅杖一招“夜叉探海”，接着就是“龙顶夺珠”“青犁耕地”，一连几招凶猛之极的招数，恃着杖重力沉，杀得胡轩不敢硬碰，只好步步退闪！胡轩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哪里来的这个秃驴，如此厉害？气力大也还罢了，这杖法我也未曾见过，不知是哪一派的？”

杨大熊给孟青河一掌推开，不由自己地跌出了三丈开外，重重地摔了一跤，摔得浑身骨痛。他是练有金钟罩的功夫的，摔得腰酸骨痛，不由得火起上冲，跳将起来，气呼呼的就嚷道：“孟大叔，你为什么打我？”

孟青河不理睬他，却向那中年汉子说道：“阁下是石家庄的哪位庄主？”

那中年汉子也正在大声叫道：“好一个千手如来收万宝的接暗器手法！来的可是虎威镖局的孟老镖头么？”

此言一出，孟青河立即叫道：“胡大哥住手！大水冲倒了龙王庙，都是自家人！”

走得近了，双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孟青河哈哈笑道：“原来是石家庄的二庄主，幸亏我认得你的夺命神砂。”

山西大同府的石家庄乃是地方一霸，在武林中也是大大有名。石家共有三房，男女老幼一百多口，成年的男子也有四五十人，人人都是身怀绝技，即使挤不进一流高手之列，在江湖上也是足以横行无忌的了。

庄主石错，以绵掌称雄，尝自夸平生未逢敌手，旁人不知真假，但的确没有听说他输过给什么人。二庄主石元，以暗器争霸，曾经在一日之间，连伤八名黑道的高手，震撼江湖。黑道白道，听得他的名字，都不禁有点惊心。三庄主石攻，则以六十四路紫金刀法驰誉，平生也是罕逢敌手。

绵掌、暗器、刀法号称石家三绝，尤其以暗器夺命神砂最为狠毒，沾上一点，就会全身溃烂而亡。

此刻他们遇上的这个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就是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了。

石元指着那个胖和尚道：“这位长白山的黑龙大师，新从关外来的。阁下大概是崆峒派的名宿吧？”

胡轩心道：“原来是关外高手，怪不得我竟看不出他的门派。”说道：“不敢。在下正是崆峒派的胡轩。那个傻小子是我的师侄杨大熊。”

黑龙禅师唱了个“喏”，大模大样地说道：“不打不成相识，刚才贫僧多有得罪，施主莫怪！”

石元接着说道：“这位是归元寺的玄经道长，孟老镖头想必是知道的了。”

孟青河道：“闻名已久，幸会，幸会。”这个玄经道人似乎是个“三锥也扎不出一个响屁”的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胡轩的师侄杨大熊这才一步一拐地来到，胡轩瞧他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大熊，你还不快多谢孟老镖头！”

杨大熊余怒未息，双眼仍然瞪着孟青河，气呼呼地道：“他打了我，我还要谢他？”

胡轩喝道：“傻小子，你懂什么？孟老镖头救了你的性命，你知不知道？”

杨大熊半信半疑，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几时救的？”胡轩道：“你捋起衣袖瞧瞧。”

捋起衣袖，只见左右两臂都有几粒红点，给指头碰着，麻痒痒的极不舒服。

胡轩说道：“幸亏孟老镖头推你一把，否则你此刻已是全身溃烂了。”

原来石元刚才洒的那把夺命神砂，给孟青河用毡帽一兜，但却还有少许“漏网”，幸亏孟青河立即把杨大熊一掌推开，这才只是沾了几粒。

胡轩向石元深深一揖，说道：“冒犯虎威，请石庄主恕罪，赐予解药。”

石元说道：“请问孟老镖头，你们此来，为了何事？”

孟青河道：“我们是为了赴一个约会而来。”

石元问道：“对方何人？”孟青河道：“尚未知道。”石元跟着再问：“地点何在？”孟青河答道：“在虎头岩。”

问答至此，石元这才脸色一宽，说道：“如此说来，咱们倒是一条线上的朋友了。请恕小可刚才冒犯。”说罢拿出解药，替杨大熊敷上。杨大熊此时已经深知石家庄夺命神砂的厉害，吃了大亏，敢怒而不敢言。

孟青河暗暗欢喜，心里想道：“听他如此说法，敢情我们的对头也正是他的仇人？当真如此，倒是平添了几个十分得力的帮手了！”石元与关外来的那个黑龙禅师的本领，他已经见过，刚才没有出手的只有归元寺的那个玄经道人。但玄经道人的十三路混元剑法，剑剑精绝，这已是孟青河老早就知道了的。

孟青河正想套他们的说话，石元已先他而单刀直入地问道：“孟老镖头，你们是怎样和那个人结怨的？何以结了仇家，尚未知道对方的姓名来历？”

孟青河说道：“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我们的镖局接了一支镖，雇主是锦州节度使康元弼。”

石元说道：“康元弼做了二十年的方面大员，财宝一定积得不少了。听说他是因为与宰相不和，以至丢了乌纱的。是不是他要请你保他告老还乡？”

孟青河道：“不错。当朝宰相吴卖乞勒索他一笔巨款，他不愿意，反正已经家财千百万贯，是以见好收篷，把锦州节度使让给吴卖乞的侄子。”

石元道：“听说康元弼的手下能人不少，还要请你们保镖，对你们可也是青眼有加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可是我们却有辱所命，这支镖尚未走出锦州地界，就给人劫去了。”

石元道：“孟老镖头，你们镖局数十年来从未出过事，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劫你们的镖？”心中已知劫镖者一定就是这次约会的主人。

孟青河道：“也是我托大了些，康节度使这支镖不是我亲自出

马，是这位方老弟出马保的。方老弟，详情请你说，好吗？”

方震满面通红，说道：“当时我是和总镖头商量过的，正如石庄主刚才所言，康节度使手下能人不少，请我们保镖，不过是壮点声势而已，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劫镖的。若然事先料想得到，我也不敢出马了。”

杨大熊黑了脸，直着脖子嚷道：“方镖头，你大可不必兜着圈子说话，我是康大人的护院，有的只是几乎混饭吃的功夫，配不上称做什么能人。”他是因为石元、方震和孟青河等人，一再提起什么“康节度使手下的能人不少”之类的话，自己觉得面上无光的。

方震叫了个“撞天屈”，说道：“我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还失了虎威镖局的镖旗，连人家的庐山真面也未见着，怎敢笑话你老哥子？”

杨大熊出了一口闷气，气平了些，说道：“对，若说本领不济，咱们乃是彼此彼此！”

石元眉头一皱，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说说那天的事情吧，别要缠夹不清了。”

方震接下去说道：“那天我们到了老龙口，那地方是个流沙堆积的荒野，比这里还要荒凉。劫镖那小子就单骑独马地来了。”

石元道：“且慢，我想先问你一事。”

方震道：“何事？请问。”

石元道：“康大人既是家财数千万贯，想必不会都换了体积很小的珠宝吧？”

方震道：“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珠宝，我只知道金块和元宝就装满了六辆大车。连同其他财货，一共是装了十三辆骡车之多！”

石元说道：“着呀，既然如此，劫镖的只是孤身一人，如何能劫得去？是不是他后来又来了帮手？”

方震道：“没有，始终只是他一个人。那小子的手段狠辣得很，你老人家听我细禀。”

歇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人蒙着面巾，来得风也似的快，我还没有看得清楚，就给他打了一掌。喏，你看——”解开上衣，只见一个淡紫色的掌印，印痕在过了三个月之后，竟然尚未完全

褪色。

杨大熊跟着说道：“我们也都是给他打了一掌，连他的面目也未看清。”

方震说道：“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晕眩，醒来之后，那人早已走了。”

石元道：“那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货呢？”

方震道：“并没有劫走。可是他留下了一封信，要我们给他送到指定的一处地方去。”

黑龙禅师道：“这倒是奇闻了，劫镖还有不用自己动手的。你们却又怎肯乖乖地听他吩咐？”

方震叹了口气道：“我们是实迫处此，不得不然。”

黑龙禅师道：“却是何故？”

方震道：“那天所有护送镖车的人，全都给那厮打了一掌。甚至康大人的家人子女，也给这厮在身上留下标记。”

黑龙禅师道：“那你们岂不是都是受了重伤了？”心想：“但若受了重伤，如何却能搬运财宝？”

方震道：“不，这一掌只是隔衣留下掌印，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内伤的迹象。”

黑龙禅师道：“事后呢？”

方震道：“事后也不怎样。这根本就不是内伤。”

黑龙禅师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既然没有受伤，你们就该送康大人回原籍才是。怎的却又肯乖乖地听那贼人的吩咐，把十三辆大车的财物，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

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玄经道人忽地说道：“在你们醒来的半个时辰之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浑身痒痒，痛苦难当？”

杨大熊叫道：“是呀，你怎么知道？”

玄经道人道：“我刚才对这位方兄身上的掌印，还有点捉摸不透，现在则是可以断定了，这是奇门七绝掌，有七种不同的功效，或令人患上痲症，或令人发冷发热，或令人浑身痒痒，现在你们并没内伤，可以断定他用的是最轻的一种掌力，这就是令你们浑身痒痒了！”

杨大熊叫起来道：“还说是最轻的一种，我宁愿给他斫掉吃饭的家伙，也不愿受这样的酷刑！斫掉头颅不过结个碗大的疤，不会觉得痛苦。这痕痒呀，可真是叫人受不了，好像从脏腑里痒出来似的，我们每个人抓呀抓的，抓得皮穿肉裂血流，痒得满地打滚，兀是不能停止，你说可怕不可怕！”

方震接着说道：“那人走后，在中间的一辆骡车上用匕首钉着一封信。信上说，若然得不到他的解药，以后每天就要发作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

石元道：“这厮可想得真绝，你们痒得死去活来，也还罢了，那康大人若然每天发作三次，痒得浑身乱抓，跳跃起伏，他是个做大官的人，那还成什么体统？”

方震道：“是呀！所以他命令我们把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宝，押到他所指定的地方，我们只好唯命是从了！”

孟青河待他们把事情经过全都说了出来之后，这才接着说道：“我们虎威镖局数十年来从没失过事，这次栽到了家，我这几根老骨头也只好拿出来拼了。”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跟着说道：“咱们想不拼掉这几根老骨头也不可能，康大人虽然丢了乌纱，也还是做过节度使的大官，岂能让他们二人卸责？所以我这师侄求我出马，我也就只好追随孟老镖头来了。”

石元道：“你们有没有探出他的来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我在镖行混了几十年，自问三山五岳的人马也识得不少，访查数月，也查不出这厮的丝毫来历。康大人迫得紧，案子不破，只怕咱们的镖局关了门还不打紧，我这个做总镖头的还得吃官司呢。正在无法可想之时，不料这厮在某一天晚上，却又来到康大人府中，在大门上留刀寄筒，约我们到梁山的虎头岩与他相会。”

石元道：“那位康大人岂不是吓破了胆？”

孟青河道：“惊吓当然是免不了，但他视财如命，有了这个可以破案的机会，岂能放过，当然是要迫我们来了。他的府中也还另外聘有许多能人守卫的。”

胡轩却道：“孟老镖头别说丧气的话，凭咱们这几个人未必就斗他不过。这案子本来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我却是自愿来的。谁叫杨大熊是我的师侄呢？师兄不管，我可不能不管！”胡轩说得慷慨激昂，其实却是想借此巴结官府，求取富贵。

石元道：“是呀，你师侄丢了脸，你做师叔的不给他找回场子，只怕崆峒派也要给人笑话了。但我却有一事不明，何以你的师兄眼看徒儿受辱，却竟然袖手旁观？”

胡轩道：“别提他了，早几年他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这两年忽地韬光养晦起来，连徒弟的事也不理了。”原来胡轩的大师兄乃是“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和石元也曾有过一面之缘的。石元深知他的武功比胡轩高得多，见他不来，自是有点失望。

胡轩道：“石庄主，听你这么说不，敢情这厮也是你的仇家，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

石元恨恨说道：“不错，我与这厮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的来历我却也还未曾知道，只知道他的绰号叫黑旋风！”

“黑旋风？”孟青河怔了一怔，说道：“一百年前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有一个好汉名叫李逵，他的绰号就叫做黑旋风。这个人的绰号怎的与李逵相同？”

石元知道孟青河想的什么，说道：“这人当然不是李逵的后代，他这黑旋风的绰号，也并非因为他像李逵那样的鲁莽脾气，而是因为他来去如风，碰上了他，就有不测之祸，所以江南黑道上的朋友，才叫他做黑旋风的。”

孟青河道：“江南黑道上的朋友？那么，他是从江南来的了？”

石元说道：“不错，他在江南干了好几桩得罪黑道朋友的事情，有一次听说还曾偷过史弥远丞相家中的宝物，那一次就累了许多官儿和著名的武师。可是他每次作案都是蒙着面巾，来去如风。江南的朋友也是和咱们一样，兀是没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

孟青河道：“原来如此，他是从江南跑来的，怪不得我连他的绰号都不知道。”

方震说道：“这厮诡计多端，绰号叫黑旋风，可是和梁山泊那个莽夫黑旋风，却正是完全两样！”

玄经道人淡淡说道：“也还是有一样相同的，最初给他这个绰号的人，可能因为他与那个梁山泊的黑旋风同样是个好汉。”

石元眉头一皱，心道：“这牛鼻子臭道士也不知道忌讳，竟赞起敌人来了。”但因这玄经道人剑法极高，他正要倚仗他作为臂助，是以心里虽然不悦，却也不便说他。

孟青河道：“石庄主，你又是怎样和这黑旋风结上梁子的？”

石元说道：“你知道我们石家是武林世家，大同府的望族，难免会得罪人。有一天早上，这厮在我家祖宗牌位前面的供桌上留下一封信，而且还是用匕首插着对正灵牌的，你说可不可恼？”

孟青河道：“信上说的什么？”

石元似乎有点尴尬，半晌说道：“不外是些责备我们的说话，自命是侠义道，要我们悔过，否则就要和我们过不去之类的言语。”

原来那怪侠黑旋风，在信上罗列了他们石家各人历年来所做的坏事，某年某月某日强抢民女；某年某月某日迫死佃户；某年某月和官府勾结，包揽词讼，欺压善良；某年某月某日，暗中抢劫客商等等。最后严词警戒他们，若不悔改，必有恶报！

石元接着说道：“凭我们石家的威名，岂能给他吓倒？是以我们一面访查是哪个吃了老虎心、豹子胆的家伙，敢在我家寄筒留刀，一面也稍微防范严些。但也还不曾将他放在心上。不料第二月他又来留刀寄筒，说的仍是同样的话。”

孟青河道：“这一次你们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石元面上一红，说道：“第三个月又来一次，惭愧得很，接连三次，我们都是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

杨大熊道：“连接三次，都未见有甚行动，想必他是怕了你们石家的威名，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杨大熊的马屁拍到马脚上，石元勃然怒道：“你是嘲笑我不是？”

杨大熊叫起“撞天屈”来，说道：“我怎敢嘲笑你石老爷子，我不怕你的夺命神砂吗？这样说，他是做了对不住你们石家的事了，但我并不知道，你又怎能怪我？”

胡轩说道：“石兄息怒，这厮既然也是你家的仇人，你就说出

来大家一同商量商量。”

石元说道：“初时我们也有杨老弟的想法，以为对方只是虚声恐吓，过了几个月没事发生，戒备也就渐渐松懈了。”

“本来我们的子侄是经常在外面跑的，自从那人留刀寄筒之后，大哥便有了戒心，吩咐大家守在家里，除非有紧要的事情，否则不许单身外出。”

“但我们石家既是武林世家，大同望族，自是免不了有些非办不可的事。在那人第三次留刀寄筒之后的一个月，恰值楚州的知府做寿，我们和这位知府大人交情甚厚，不能不派人前往祝寿，若在平时，应该是大哥亲自去的，现在因为怕那人乘大哥外出，进庄偷袭，是以这份贺礼改由大侄子送去。”

“我这大侄子武功已得大哥的衣钵真传，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出道以来未逢对手，我自问也还比不上这个侄儿。大哥还不放心，叫他乔装打扮，混在一队骡马客商之中，前往楚州。”

“大侄子和那骡马商约定在县城会合，不料他出门之后，第三天那个商人来到我家，却说没有见着他，催他快点动身，否则他们恐怕不能等候。”

“这一下把大家吓得慌了，大哥叫家丁到县城查问，竟是谁都没有见过我们这位侄少爷！”

孟青河道：“令侄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了踪么？”

石元咬牙切齿地说道：“第二天清早，正是我打开大门，只见一个革囊挂在檐头，大门上还有一张大红礼帖，写着‘薄礼一份，敬祈晒纳’八个大字。我一看就知不妙，忙叫大哥来看。”

杨大熊好奇心起，说道：“革囊里是什么东西？”胡轩已经猜到几分，忙瞪师侄一眼，示意叫他不可多问。

石元喘过口气，接着说道：“革囊里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虽然血肉模糊，我们自己人还是能够认出来的，是我那可怜的大侄儿的首级！”

孟青河是知道这位石家庄的少庄主的，心里想道：“他家这位少爷恃着家里的势力，本身武功又极高强，出道几年，倚势横行，武林同道，对他已不知有多少怨言了。给他欺负的那些人才可怜